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第二十三回 跨青驃英雄尋退步 演六甲兒戲陷神京

卻說王鐵杖到雍丘驛裡，將千金匕首刺殺了王黼、楊戩、梁師成，把三顆頭割下納入革囊，回到開封府復了府尹，將首級呈驗。府尹大喜道：「這三個奸賊也有今日，可與天下後世吐氣！只是可惜放過了蔡京、高俅、童貫！」王鐵杖道：「從京城暗暗尾去，只見王黼這一起，那蔡京等並無蹤跡，不知打哪一路去了。」府尹道：「不打緊，且等他到了儋州，慢慢的處置他。」童貫王鐵杖，教去回覆李尚書，把這三個首級沉於汴水之中，不在話下。那押差官也來申報。李綱在睿思殿朝見。欽宗道：「王黼等朕寬宥他，誰知在雍丘驛被仇家所殺，也算做申了刑章。這不必題起。只是金兵不退，朕日夜憂心，卿有何策可以拒之？」李綱道：「現今种師道、姚平仲勤王之師已集城下，陛下可即召見，築壇拜將，總統六軍，則金兵不日可平矣！」欽宗開安上門，命李綱延入。時种師道年高，天下稱為「老种」。欽宗一見甚喜，道：「今日之事，卿意如何？」种師道朝見畢，奏道：「金人不知兵，豈有孤軍深入而能善其歸乎？」欽宗道：「業已講和了。」師道對曰：「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，餘非所敢知也。昔日澶淵之役，真宗皇帝獨奮乾綱，寇準勸御駕親征，六軍望見御蓋，皆呼萬歲，故能成其和好，百年得以寧謐。今金人逞無厭之求，要割三鎮，搜括金銀犒物。三鎮為汴京之捍蔽，若一旦與之，則汴京勢孤，無險可守。犒物之費，雖竭天下之力，尚不能足。廷臣不知立國之本，但從和議，被金人所欺，將見財窮地削，國運隨之。金人自稱有兵十萬，今臣與姚平仲勤王之師共三十萬，城中弓弩手尚有七萬，以數倍之眾，豈不能相拒？待其力盡渡河，遣兵追躡，邀其輜重，奪還子女，使彼畏懼，再不敢南侵矣！」欽宗大喜道：「朕知卿老成練達，深曉兵機。」即拜同知宣撫使，統四方勤王兵，以姚平仲為都統制。种師道、李綱同出朝門，料理軍事，剋日交戰不題。

卻說李邦彥見欽宗信任老种，慌忙奏道：「种師道年已衰邁，況且有病，如風中之燭，豈堪為大將？金兵攻圍甚急，倘一戰而敗，陛下求為匹夫而不可得，何有於三鎮？何有於金銀等物？莫若力主和議，則國家有泰山之安、磐石之固矣！」欽宗心中惶惑，復以張邦昌為計議使，奉康王構往金營為質求成。張邦昌、康王乘筏渡濠，自午至夜分，始達金營。幹離不道：「和議已成，何得違誓用兵？」張邦昌恐懼，涕泣對道：「用兵乃李綱、姚平仲耳，非朝廷意也。」康王屹立，顏色自若，略不為動。幹離不甚是重他，命康王還，更以肅王樞為質。

李邦彥又奏：「乞罷李綱，以謝金人。」欽宗從之。太學生陳東率都民數萬人上書言：「李綱奮不顧身，任天下之重，所謂社稷之臣也。李邦彥、張邦昌等庸謬忌嫉，不恤國計，所謂社稷之賊也。恐李綱成功，乘間阻撓，正墮金人之計。乞復綱而斥邦彥等。」李邦彥尚不知人情洶洶，擺著頭踏，傳呼入朝。陳東直至其前，大罵道：「你這伴食庸流，竊取大位，主和議而害忠臣。不殺誤國之賊，何以謝天下！」毀裂衣冠，揮拳亂打。百姓過破登聞鼓，喧聲動地。殿帥王宗濬極力救解道：「諸生且退，待我奏聞。」啟奏欽宗道：「人心已變，乞亟復李綱，以免生變。」欽宗遂命內侍朱拱去宣李綱，復為尚書右丞，充京城四面防禦使。內侍朱拱軀體肥胖，行步甚遲，百姓大怒道：「你這鬪狗，一向專權用事，蒙蔽聖聰！今著你宣召李綱，故意遲慢，違背聖旨！」眾人頃刻鬪割了，並殺內侍十餘人。詔趨种師道入城彈壓，師道乘輿而至。眾百姓看道：「果是我相公也！」一麾，聲喏而散。

當下李綱與种師道、姚平仲商議進兵，師道曰：「敵勢方張，不可僥倖。待我舍弟師中到來，他有關兵二萬，皆是貔貅之士，方可並力成功。」李綱唯唯。平仲道：「汴京危困已久，君父焦勞，士民倒懸。今有勝兵三十萬，可以一戰，何必等師中來？若逗留不至，恐失天下之望。」師道不聽。姚平仲忿然回營，召將校計議道：「种師道真是老悖無能！身為都將，手握重兵，不肯速戰，必要等師中到來。此不過功名欲出於一門耳！我姚氏世為山西大將，何弱於种家！我獨驅麾下二萬精兵，去駝牟岡，自破金營，生擒幹離不，奉肅王而還，豈不成震世之功，羞殺那老悖！」眾將校皆踴躍願戰，姚平仲大喜。遂挑選精兵二萬，兵器鋒利，盔甲鮮明，待明日黃昏進發，部署已定。誰料麾下有一裨將，犯了軍令，姚平仲喝令斬首，從將請饒，免了罪，打一百棍，正懷恨在心，聞知去劫金營，暗思道：「何不去通報金營？不唯泄了這恨，抑且富貴可圖。」遂偷出到金營，報與幹離不，已作準備。

姚平仲至初更時分，人銜枚，馬摘鈴，領二萬雄兵到駝牟岡來。聽得金營內鼓打三更，並無動靜。排開鹿角，大喊殺入，是個空寨。姚平仲大驚，知是中計，連忙退兵。只聞號炮連聲，四面八方的殺來，姚平仲雖然英勇，怎當十萬大兵攢殺攏來。奮起神威，殺條血路，出得金圍。回頭看時，二萬雄兵盡皆陷沒，只剩得一人一騎。仰天長歎道：「皇天不佑大宋，何不能使我成功也！」泣數行下，尋思道：「主上懦弱，李邦彥等力主和議，獨有李綱一人忠心為國，極勸交戰。今全軍覆沒，有何面目去見那班奸黨？种師道持重，也嗔我恃勇輕進了。雖然後會可圖，大丈夫豈受他人之辱！不如自刎！」遂抽出佩刀。又尋思道：「人生富貴功名如水上浮漚，縱使成得功來，也不免免死狗烹，鳥盡弓藏，所以范蠡作五湖之游，張良訪赤松之跡。父母妻子，亦不過愛欲纏牽，與自己有何關係？不如尋仙訪道，作世外之游，是英雄退步的本色。」把念頭放下，頓覺遍體清涼。脫了血污的袍甲，除下兜鍪，把兵器擲於道旁。又尋思道：「到何處去隱逸方好？」猛然想著道：「從關、陝、秦、隴入蜀，有峨嵋青城之勝，必然神仙窟宅。那時求師修煉罷了。」看官，那姚平仲是熙河宣撫使姚古之子，世為將種，身長八尺，奕奕紫髯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胸懷慨爽，愛惜士卒，是一員名將。那乘著的青驃，矯健如龍，渾身青毛，無一點雜色，日行八百里，是一神駿。姚平仲道：「青驃！青驃！我思量與你共立功名，以垂不朽，誰知不偶，棄職歸山，永作世外閒人，你也免受奔馳矢石之苦。我今與你如骨肉一般。」遂加鞭前進，不分晝夜，兼程而行。那青驃也會意，四蹄騰空，如流星掣電相似。

到了青城山，長松古澗之傍，解了鞍轡，放青驃去吃草飲水。姚平仲見峰巒奇秀，洞壑幽邃，伸一伸腰，道：「這身軀今日才是我的了！若在富貴場中，不是鼎鑊，便是斧鑕。要甚分茅胙土！要甚蔭子封妻！不如餐霞吸露，養汞調鉛，才是英雄退步也！」正在自言自語的說，只見山岡上走下一個道人來，頭縮著雙髻，坦開大肚子，懶敲著漁鼓簡，唱來道：

咄，咄，咄，茫茫大地如墨黑。休，休，休，世人盡到烏江頭。忍，忍，忍，弄盡聰明反作蠢。來，來，來，戰場白骨生青苔。

姚平仲看那道人，生得清奇，唱得透徹，想道：「必是神仙了。」道人道：「你為著蠻觸上一丟兒功名，陷害了二萬人的性命，這罪業卻也不小。」姚平仲吃了一驚，拜伏在地。道人笑道：「幸你見機得早，事跡與我同類，特來度你。我是大漢鍾離權是也。你雖有根器，還須行頓漸之法，方成仙道。你隨我來。」姚平仲起身，那青驃像認得路一般，在前先走，道人與平仲翻山度嶺而去。

後至孝宗年間，吳郡范成大為劍南採訪使，已過五十多年，在青城山遇著姚平仲。紫髯過腹，兩目炯炯如電，長嘯一聲如裂帛，響振山谷，跨著青驃，層巒疊嶂之上，如飛而去。蓋真得道者。陸放翁有古風一篇紀其異云：

造物困豪傑，意將使有為。功名未足言，或作出世資。姚公勇冠軍，百戰起西陲。天方覆中原，殆非一木支。脫身五十年，世人識公誰。但驚山澤間，有此熊豹姿。我亦志方外，白頭未逢師。年來幸廢放，倘道與世辭。從公游五嶽，稽首餐靈芝。金骨換綠髓，欻然松杪飛。

閒話休題。再說幹離不獲了全勝，反遣使臣王汭來責敗盟用兵之故。欽宗不勝戰慄，心中甚悔，命吳敏復去求成，幹離不准和議，攻城甚急。李邦彥從中又加讒謗，因罷李綱、种師道兵權。時有參知政事孫傅奏道：「臣遇異人，姓郭，名京，善演六甲遁法，談笑之間，可退金兵。」欽宗便教宣來。

原來郭京在建康哄王朝恩，取花恭人、秦恭人、花逢春監在東樓，被樂和用計逃出，一場掃興。歸到東京，原在林真人門下，林靈素死後，無得歸著，因王朝恩一脈，去趨附王黼。王黼又貶削被刺，尋一薦主，得人孫傅之門。那孫參政是個誠樸的人，被郭

京一片浮詞說得天花亂墜，信為實然，遂去保奏。奏旨宣召，同進內廷。郭京朝拜畢。欽宗道：「孫參政奏卿有六甲神術，可退金兵，不知果否？」郭京道：「臣從幼好道，修煉西蜀鳴鶴山中，得漢天師張道陵所藏秘訣，遂能役鬼驅神，移山喚海，五行遁法。縱有十萬敵兵，只消作法一晝夜，盡皆伏倒，欲誅則誅之。恐傷上帝好生之德，令其納款輸心，抱頭鼠竄而去，終世不敢再來侵犯。臣祖父以來，世沐皇恩，親見陛下睿思不寧，故與參知政事孫傳言之。今蒙聖上宣召，敢不竭盡犬馬之勞？使金人降伏，社稷復安，臣之所幸也！」欽宗大喜道：「太祖列宗有靈，降此奇人以佑社稷。凡有應用之物，卿可開列，敕該衙門備辦。」郭京道：「命有司擇一空闊之處，築一座天壇，三層共高七丈二尺，擺列九宮八卦、天地風雷、五行旗幟、華蓋幢幡。選民間十六歲以上十八歲以下相貌端妍的童男童女，捧劍執爐，司香秉燭，共二十四名。甲士選七千七百七人，不論軍民雜役，只要年甲相合的。並牲醴彩繒什物。演法七晝夜，然後出師，金兵自然退服。」欽宗准奏，即命孫傳監督料理。各部錢糧，並許調用。孫傳、郭京領旨出來，即擇艮岳中高爽之地，依法築台，置備應用之物。郭京出了曉諭，招集年命相合的人，旬日之間，俱已齊備。欽宗御駕到壇焚香視天，祈求保國。看郭京披髮仗劍、步罡踏斗、書符噴水畢，聖駕還宮。郭京每日演法三次，支用金帛，俱乾沒入囊。其童男童女，晚間隨侍，多被點污。那郭京原是貪淫小人，前日見了秦恭人、花公子，不勝垂涎，豈有端妍妙齡的男女，奉聖旨聽他調度，安能放過？只是朝廷合當傾敗，信此邪法，思量去退勁敵，真是貽笑後世。

卻說幹離不望見城中起這座高台，香煙繚繞，絳節飄搖。不解其故，使細作打探，卻是郭京演法。幹離不大笑道：「這宋官兒這等孩子氣！兩軍對壘，不去挑兵選將，卻行邪術，真是死活不知的！我所忌者，李綱、种師道二人，如今俱已罷職。任他百萬天兵，我何畏哉！」遂催兵晝夜攻打。滿朝文武，盡皆寒心。欽宗深信七日之後決能破敵，在宮中且自飲酒作樂，反不以社稷為事。郭京演法七日，毫無應驗，談笑自若，說道：「非至危至急，吾師不出。」

時大雨雪，旬日不霽，萬民愁歎。金兵卻分四翼攻通津門，欽宗差內侍催郭京出兵。郭京遵守禦兵盡皆下城，不許窺探，大開通津門，領年甲相符的七千多人出戰。都被金兵如風捲殘雲，殺得一個個罄盡，死屍填滿護龍河。郭京知事已敗，慌忙收拾金資逃遁。金兵鼓噪登城，無人敢敵，把汴京陷了。這分明是「開門揖盜」。欽宗聞之，慟哭道：「悔不聽种師道之言，以至如此！」何栗、范瓊欲率民兵巷戰，幹離不宣言：「自古有南必有北，不可無也。今日所議，請道君與少帝親到營中面商和議，割地退兵。」欽宗道：「上皇驚憂成疾，不能出城，如必要往，朕當自去。」遂奉表請降。士庶太學生等迎謁，欽宗掩面大哭道：「宰相誤我父子！」觀者無不流涕。

欽宗至金營，幹離不留住不放，索黃金一千萬錠，白金二千萬錠，綵帛一千萬匹，割河北、河東三鎮，逼帝易服。侍郎李若水抱持而哭，幹離不令曳出仆地。旁邊有人勸道：「事無不可為，今日順從，明日就富貴了。」若水歎道：「天無二日，我豈有二主哉！」罵不絕口。金兵大怒，以刃斷頸裂舌而死。幹離不道：「遼國之亡，死義者十數；南朝為李侍郎一人！」幹離不下令逼道君皇帝、太上皇后、康王之母韋妃、夫人邢氏、諸妃、諸王、公主、駙馬、都尉及六宮有位號者，皆至金營。獨元祐王后以廢居私第得免。凡法駕鹵簿、冠服、禮器、法物、大樂教功、八寶九鼎、圭璧、渾天儀、銅人、刻漏占器、秘閣三館書、天下州府圖籍及官吏、內人、內侍、伎藝、工匠、優倡、府庫積蓄，為之一空。又遣吳玠、莫儔入城，集百官議立異姓為主，眾莫敢出聲。王時雍探知金人之意，以張邦昌姓名入議狀。太常寺主簿張浚、開封士曹趙鼎、司門員外郎胡寅，不肯署名，逃入太學，餘皆唯唯。遂立張邦昌為楚帝，朝見百官，署職加稱「權」字。是日風霾，日暈無光，百官慘沮，邦昌亦變色。王時雍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。呂好問道：「相公認真要立為楚帝呢，還是暫塞金人之意徐作良圖？」張邦昌道：「說什麼話！我身為大臣，不能匡救國難，今為金朝所立，勉強應命，豈有自立之意！」呂好問道：「中國人民共沐大宋恩澤，無日不思其德，特畏金朝兵威，暫時順從。若金兵一去，就不能保如今日了。只看康王為大元帥徵兵於外，元祐皇后垂簾於內，此殆天意欲中興來祚，相公亟宜改圖。且官省故吏，豈可一旦居正殿！宜寓宿直殿廬，毋令衛士夾陛下。行文書，不可稱聖旨。為今之計，當迎元祐孟太后，請康王早正大位，庶可轉禍為福。天命人心，皆歸康王，相公先遣人推戴，則功在社稷。若貪居天位，遲疑不發，他人聲罪致討，悔之晚矣！」於是張邦昌乃遣謝克家至濟州迎請康王還都。

且說康王在金營逃回，追兵趕來，黑夜之中躲在樹林裡。忽見一匹白馬騰嘶，康王連忙跨上，加了兩鞭，那馬咆哮飛走。到得天明，離金營已遠，那馬便立住不肯走。康王仔細一看，乃是崔府君廟中的泥馬。至今傳說「泥馬渡康王」，可見真命天子百靈自然呵護的。康王不勝奇異，下了馬，東西瞻顧，不知投何處去好。只見旌旗閃動，金鼓齊鳴，塵頭起處，一彪人馬來到。康王只道金兵追到，心驚膽戰，道：「這番性命休矣！」近前一看，乃是東京留守宗澤領一萬人馬來勤王，見了康王大喜，拜畢，說道：「天幸留得殿下，中興有日！」即請到濟州，州衙暫作行殿，招集四方豪傑。旬日間，張俊、苗傅、楊沂中、田師中、梁揚祖等一班戰將，皆歸麾下，兵勢大振。當日集各將商議進兵。聞得二帝俱留金營，東京已破，張邦昌立為楚帝，康王大慟。宗澤等勸道：「大王當枕戈嚐膽，即日興師，克復京城，以救君父之難，哭之無益。」忽報謝克家齎元祐孟太后手詔迎接還都。康王收淚接詔，率眾將開讀，詔云：

大宋歷年二百，人不知兵，傳序九君，世無失德。雖舉族有北轅之憂，而敷天同左袒之心。乃眷賢王，越居舊服。漢家之厄十世，宜光武之中興；獻公之子九人，唯重耳之尚在。茲乃天意，夫豈人謀！亟嗣統給，以永皇圖。

開讀詔書已畢，諸將皆勸進。宗澤道：「南京乃太祖興王之地，為四路之中，漕運尤便，請幸之以圖大事。」康王遂決意趨歸德，改為應天府，命築壇於府門之左。五月庚寅朔，康王登壇受命，慟哭遙謝二帝，尊欽宗為孝慈淵聖皇帝，生母韋氏為宣和皇后，遙立夫人邢氏為皇后，其下文武百官升拜有差，改為建炎元年，是為高宗。

不說南京即位之事。再說金兵屯在駝牟岡，幹離不因金帛未足，必要勒完。戶部尚書梅執禮道：「天子蒙塵，臣民皆願致死，雖肝膽不計，於金銀何有！實是比屋枵空，無以應命！」幹離不大怒，將梅執禮梟首示眾，仍著監禁各餉戶家屬責限比完，士民無不隕涕。

卻說那戴宗、楊林在燕青莊上，聞知汴京已破，二帝俱留金營，嗟歎不已。戴宗道：「大事已去，我同楊林回到飲馬川去復李應。」燕青道：「且再留兩日，更有商量。我想京城已陷，河北、河東皆割與金朝，此間亦不能久住。我欲更尋去向，只是還有一段心事要完，待做了，方送二位還寨。」戴宗道：「有何心事，就去做來。」燕青笑而不言。正是：亡國孤臣空飲恨，讀殘青史暗銷魂。不知燕青說出甚麼心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虎頭健兒化作雞皮老翁，良可浩歎。姚平仲騎驃，一夜入青城，可謂神龍見首不見尾。讀之如冰雪一澆。又見郭京一段兒戲，淵聖之棄天下猶棄敝履也。覺平仲之棄官入道，還算不得達人！為之掩卷一笑。）